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听爱尔兰人唱歌，柔和与深情的和声里，总是要想起传说中的塞壬，海涅诗歌里，歌德诗歌里，安徒生童话里的人鱼公主当然也是，但是她为了爱情失去了声音。拿柔和与深情来形容歌声，大概也只有爱尔兰人的嗓子与旋律能担待得起，要不然，就是肉麻。

爱尔兰的红发女人穿着黑色长斗篷，在上海音乐厅的暗影里捧着一支蜡烛。

我在《绿袖子》的歌声里想念爱尔兰。在遥远的爱尔兰中部的本拉提城堡里也听到过这支歌，也是一个红发女人唱的。还有一支《丹尼男孩》，在贝尔法斯特和一个九十岁的爱尔兰老人一起唱过，他是爱尔兰最早的共产党员。

我也想念那些绿色的山水，洁白的海边的岩石，以及那些蓝色的大海，浪涛滔天，以及一间面向海湾的房间，叶芝曾在那里朗诵《凯尔特的微光》。毛特岗在火炉边看着他，炉火映红了她极为美丽的脸庞。

在凯尔特十六世纪的古老歌谣里，我想念爱尔兰，那是美丽的岛屿，我荣幸地为它写过一本小书。

多年之前，在镇江金山寺的一条坡道边沿，偶然见着这种花，问僧人此花叫甚，僧人合十说不识。近些年，上海街头的小部分绿化地里也出现了这种花，问花工是什么花，花工摇头语不详。

每当与此花邂逅，我便向人垂询学名。去年，在曹家渡花鸟市场看到这种花，店主人告诉我它叫“zǐ jīng huā”(音)。如何写呢？慎重起见，问了几个店主。有的说，就是香港的区花“紫荆花”，我心里予以否定，彼花为木本，而此花分明是草本；有的说，就是紫禁城的“紫禁”二字，我亦未予认可，北方宫墙内不可能长期养此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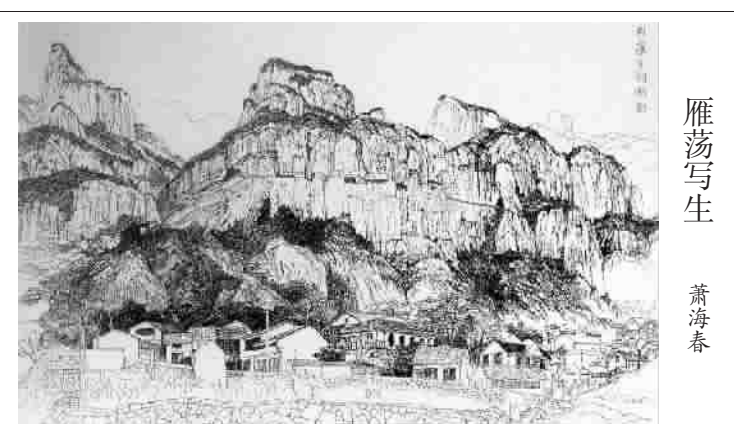
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曾经想起供职于上海植物园的通讯员郭志星，他该知道的，但研究花卉毕竟不是我的专业，就一直没有上门请教。于是，问号至今宕着。我脑子里记的是小时候祖父给它起的名字——日日有。

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我还在念小学。一日，与同学结伴去溪对岸登山游玩，归途中在“下寺”歇脚，发现石阶旁长着许多花草，其中有一种花，细茎四逸，整型丰满，花朵单层5瓣，玲珑绿叶映衬着亮丽红花，煞是好看。我觅得一根竹片，小心翼翼地掘起一棵带回家中，找来一只旧陶盆，取土栽上。问祖父这叫什么花，祖父沉思片刻说，“让我想想”。

我将花盆搁在路边向阳的溪石墩上。家乡气候温暖，这无名花努力地长，日见旺盛，不间断地开放。路过的乡亲每每驻足，惊叹其鲜艳，赞语连声。有人再次问我祖父这是什么花，祖父笑着相告：“这花叫日日有，是我孙子栽的！”原来，祖父已经想定了花名。他的夸奖让我满心欢喜。

在这里补一笔似有必要：文前述及的镇江道侧、上海街头和花市所见，无不是在盛夏季节，印证了这种花对气候的个性化界定。

随着年岁递增，我慢慢悟出了“日日有”的寓意。祖父年轻时怀着希望下南洋打工，由于水土不服经常闹病，他母亲担心“独苗”发生



雁荡写生

萧海春

意外，反复捎信催他归来。当时家道贫寒，吃了上顿愁下顿。怎么办？祖父一心想着斩掉穷根，遂带领全家开办了加工米粉的小作坊。这是一种苦力活，总是“从鸡叫做到鬼叫”。还得靠天帮忙，因为晾晒米粉有赖天晴，太阳越毒越好。那个年代，地瓜是每家每户的主粮，大米罕见，做米粉的原料常常短缺，维持生计难啊！不断开花的日日有，蕴涵着祖父的心愿——盼望每日都能有点收获。

祖父质朴善良，一生勤勉，为全家老小操碎了心。他翻身不忘本，知恩图报，一解放就支持小儿子参军，并把希望寄托在其身上。有一天，小儿子来信说在外面物色到对象，还随信附了一张那位女孩演出时的剧照。祖父的脑筋仍然停泊在旧意识的“枫桥边”，看了照片马上指定我回信：“那是唱戏的，靠不住，绝对不

能要！”小儿子听而从此。始料未及，多年后的“文革”期间，儿子因妻舅被冤为“反革命”受连累而遭遇不公，调离某军事基地领导岗位，“转业”去了他方。提起往事，祖父难免黯然神伤，认为是“当初主意太大”导致的结果。祖父只会从自身找原因，要他透彻认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，在那时是不实际的。

1968年仲夏，老家拍来电报：“祖父病危，速回！”那年我在浙江省军区“接受再教育”。获悉后连夜动身，在杭州买了一挎包祖父最爱吃的云片糕，心急火燎往家乡莆田赶。在县城汽车站遇到一位远房婶娘，不幸被告知：“你的祖父已经走了。他没等到你，眼睛迟迟不肯闭上。”晴天霹雳令我立刻潸然泪下。祖父曾对我说“看着日日有就像看到你”，而今日日有依旧默默绽放，祖父却不在了我沉

重地迈进祖父生前时常枯坐的门坎，泣不成声，手中的云片糕散落一地。

孙辈里祖父尤其疼爱我这个大孙子。小学5年您让我同寝一床，说我身体暖和得“像火笼”。高中的最后一次家长会（1962年），您徒步几十里赶去学校，听班主任说我升学“很有希望”，您难得那么高兴，回家后叫我母亲炒了一盘米粉，自己舍不得多吃，却不停地夹给我。您边喝地瓜酒边对我表扬鼓励……此情此景，今天依然摇曳在我的思念里。祖父，中国农民，您就是为希望而活的呀！

希望之火相传，路未央，生生不息。人世间，真正沁心的莫过于同一片屋檐下的关爱，真正持久的莫过于股股血脉之情。这种情如同涌动的波澜，其涛声永远依日。

我不必再另行打听此花学名，祖父取的名字最响亮、最美丽。日日有，牵情的花，托梦的花！

得知伦敦阿波罗剧院正上演《第十二夜》，我和朋友便前去看了一场。

演出7点半开始，我们大概提前20分钟到了。让人惊讶的是，舞台竟然灯火通明，也没有幕布，演员正在舞台上穿戏服、化妆。只见一个时尚的小伙子，穿上长长的袍子，套上假发，然后再在脸上涂脂抹粉，一点一点变成了16世纪的意大利人。舞台上左右两边放了两排木制的双层座位，一边可以坐20多名观众。在订票时就发现有一种“stage seal”（舞台座位），价格是最贵的，70英镑。原来，这就是舞台座位，和演员近在咫尺。

戏开场了，又发现一桩奇事，奥莉薇亚、维奥拉和女仆玛莉亚等几个女性角色都是男人演的，样子扭扭捏捏，说话粗声大气。尤其是伯爵小姐奥莉薇亚，一袭黑色的拖地长裙，头戴金冠，颧骨突出的脸涂得煞白，动作十分夸张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恍然大悟：这完完全全回到了莎士比亚时代啦！当时都是男演女，因为没有女演员。另一个证明是舞台两侧的座位。这出《第十二夜》本来是夏天在寰球剧院演的，天冷了才搬到这里，所以观众席也是按照寰球剧院的样式设计的。

打开说明书细看，得知这的确是最正宗的“莎士比亚风格”：按照当时的惯例，剧团中只有男性演员，所以所有女性角色都由男演员扮演。台上所有的舞台布景、服装、音乐、舞蹈，都全部照搬伊丽莎白时代的传统。舞台后面高高搭起了一层楼板，上面站着一排乐手，根据剧情需要弹奏各种乐器。演员都不用麦克风，但声音可以清晰地传到最后一排。

扮演女主角奥莉薇亚的演员马克·莱兰斯，是一位名演员，是英国奥利弗奖和美国托尼奖的

获得者。他个子瘦高，除了声音有点粗哑外，根本看不出已经52岁了。从1995年到2005年，他一直担任寰球剧院的艺术导演。作为一名曾演过哈姆雷特、罗密欧、亨利五世等的男演员，此次出演一名少女，也很有特点。为表现贵族少女的矜持，他走路时竟然上身纹丝不动，像脚踩溜冰鞋一样在舞台上“滑行”，可能是借鉴了中国戏曲中的“碎步”。莱兰斯通过丰富的动作、表情，将一个既羞怯、柔弱又大胆追求爱情的贵族小姐，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。在这个演出季，莱兰斯还同时出演莎剧《理查三世》中的理查三世，在男性和女性的角色中自如转换。

在伦敦看到了正宗的莎剧，还是几百年前原汁原味的样式，让我们非常兴奋。这是一出忠于原著的戏剧，没有恶搞，没有穿越，而剧场里笑声不断。400多年前的大师，和今人对话毫无隔膜，陪伴上千观众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。演出结束后，演员3次谢幕，全体观众起立鼓掌，长达五六分钟之久。

记得莎士比亚的同时代剧作家本·琼生曾为他的第一部戏剧集题词：莎士比亚是时代的灵魂，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。

是的，在英国，莎士比亚没有成为架空的偶像，而是依然生机勃勃地活在舞台上。

形容时间过得极快，可用成语“白驹过隙”，出处为《庄子·知北游》：“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”。邵，也可写作“郯”“隙”，故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让吕后对张良说出“人生一世间，如白驹过隙，何至自苦如此乎？”驹是快马，只要是“快马”意思不改，其实也可改成“隙隙”或“骊隙”的。也是在《史记》的《李斯列传》中，司马迁写道：“夫人生居世间也，譬犹骖六驥过决隙也”；这里的“决”通“缺”。而在《墨子》一书中，也早有“人之生乎地上之无几何也，譬之犹骖驰而过隙也”。意思都未变，只是人们大多使用前者，而用后两者较为罕见罢了。如欲行文多样化，不妨换着用新词。

王树滨

敢遣春温上笔端

止，虽经全力拨乱反正、挖掘抢救普及，仍然未能下结论说已步入良性发展轨道，以尽如人意而告慰前人。因此，《大成》重编，旨在以名人效应推进书法艺术的传承发展，对于热爱、研习书法的后辈学子们，无疑为提气解渴之举。

今届耄耋之龄的《大成》主编何国栋先生，系上海文化出版社资深编审，他所主事之《文化与生活》、《艺术世界》两本杂志，当年风行全国、业绩辉煌，曾引业内瞩目。我俩相识交往，算来已超过三十载，结下深厚墨缘情谊。

此番我们从国栋兄重新编就《中国二十世纪名人书法大成》，可以欣赏到许多流派纷呈、各领风骚的经典作品，包括历来影响很大的民国政要书法，例如谭延闿的真书、于右任的草书、吴敬恒的篆书、胡汉民的隶书。所谓民国“真草篆隶”四大家的力作，均历历在目。作品的范围还旁及社会各个时期不同领域许多代表人物的墨迹，诸如陈独秀、毛泽东、胡适、鲁迅、马一浮、弘一、朱自清、沈从文、梅兰芳、赵丹、张元济、张大千、饶宗颐、陶行知、赵朴初等等，不管是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、艺术家，也不管是教育家还是宗教领袖，广征博收，以增添本书的阅读品味和收藏价值。去年，笔者闻国栋兄扩容再版征集之讯，即无偿提供白杨老师廿五载前亲赠题字一幅，入选册内，理念乃出自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。

掂量沉甸甸的册页，令人可以想象到，每一幅作品的筹集验证、校审编辑过程，主编者的人脉人缘、友谊信用，绝非能够用物质轻易交换得来，不苦守青灯黄卷，付出辛劳执着与坚韧不拔，岂能成就今一皇皇巨著？

茶事（三阙）

徐子芳

茶香·品茶

佳客来时，临轩对座，月上枝头无数。野寺云林，松风竹影，雅舍深深几许？不眠之夜，芳草外、一壶迟暮。春气充盈激溢，银光激珠飞溅。

冲波紫砂莫误。梦中人，旅次江浦。花鸟白云共枕，汲泉闲煮。曾是当年托付。怎将息，飘零感时序。净手焚香，人茶相叙。

蝶恋花·问茶

月照东窗芳气彻。烛影春红，别样容光洁。叶叶眉芽如美睫。问茶哪得香如雪？

远出寒山烟水月。一品情怀，一缕香魂血。风雨故人伤离别。长留茶味心头热。

锦堂春·忆茶

嫩蕊舒姿，芳馨雾里，清纯暖意绵绵。渺渺空灵，缭绕美韵欣然。蝶梦不知春好，谷雨明月窗前，饮一壶盛世，半醉情怀，当个神仙。

信江山书青史，唱风流岁月，始有新天。秋浦涛声依旧，一片啼鹃。总是心香永驻，耸翠在、仙寓无边。顾首天方路远，歌起寒林，响彻茶烟。

那年开春，我回故乡苏州时，在一位朋友家里看到他种的春兰花色嫩黄，馥郁芬芳，便讨了一撮回上海，栽养在一只宜兴产的紫砂盆里。岂知它偏偏欺我没经验，到第二年眼看春天将逝，仍迟迟不见花苞；而原先那一簇簇碧绿生香的兰叶却变得有点枯黄了……我心中着急，只得再次造访那位苏州朋友。对方见我求教心切，便对我说：“我带你去找老安师傅吧，他那里有一本《兰华谱》，听说许多名贵的兰花，都是根据那书上提供的经验栽培的。我也正想借机一睹‘芳容’呢！”

老安师傅是个老花工，退休之后仍在拙政园带徒弟和培养花卉盆景。当年，朱德到苏州拙政园参观时，他和其他接待人员一起陪同来宾，穿过迤逦曲折的、两旁饰有移步换景镂墙花窗的长廊，来到临水而筑的“卅六鸳鸯馆”内，将自己多年来精心培育的兰花展示给朱德等人观赏……最后，朱德赠送了十盆兰花和一本《兰华谱》，据说其中那些叶如翠带、花似羊脂的兰花，都是从江西、福

建等地选出的优良品种。

踏进月洞门见过老安师傅后，终于看到了那本《兰华谱》。此书为16开繁体译本。编者系日本的小原流水，全书详尽地记载了200余种形式各异的兰蕙名称、由来和特征，间或穿插一些发现和培植过程中的花边趣闻及艺兰家赞誉的诗品，并附有图片与丰富

所以没育好，是因为没掌握它的生长规律。兰花的特性是“爱朝日，避夕阳，喜温暖，畏北凉”。书上还说，养兰要“四戒”：“春不出，夏不日，秋不干，冬不湿。”可是我不管春夏秋冬，常把它搬到阳台上去晒太阳，不论干湿寒暑，兴致来了就浇上一通水。而且兰花最忌烟熏熏染，我却把盆搁在厨房边……这样效果会好？根据此书提供的知识我不断摸索后，慢慢的，它的根部爆出了几尖新绿，接着便撑出了阔厚的兰叶。冬去春来，便满室幽香，清冽醉人。正如其间所载一首赞“春兰水仙瓣”的诗所说：“二月春风卷地香，天涯芳草任徜徉，寻得幽兰报知己，一枝聊赠梦潇湘。”

从此，每当有客来，总是对兰花赞不绝口，仿佛我初去苏州朋友家里一样，来过的朋友也开始爱兰、艺兰，许多人还把《兰华谱》借回去摘抄，吟诗作画，颂扬兰蕙的高雅品位，哪里有兰花盛会也会结群前往游园品赏。

兰花的IQ，在植物世界里是数一数二的。

拙政园访《兰华谱》

德咏

兰之恋

夜光杯

那年开春，我回故乡苏州时，在一位朋友家里看到他种的春兰花色嫩黄，馥郁芬芳，便讨了一撮回上海，栽养在一只宜兴产的紫砂盆里。岂知它偏偏欺我没经验，到第二年眼看春天将逝，仍迟迟不见花苞；而原先那一簇簇碧绿生香的兰叶却变得有点枯黄了……我心中着急，只得再次造访那位苏州朋友。对方见我求教心切，便对我说：“我带你去找老安师傅吧，他那里有一本《兰华谱》，听说许多名贵的兰花，都是根据那书上提供的经验栽培的。我也正想借机一睹‘芳容’呢！”

老安师傅是个老花工，退休之后仍在拙政园带徒弟和培养花卉盆景。当年，朱德到苏州拙政园参观时，他和其他接待人员一起陪同来宾，穿过迤逦曲折的、两旁饰有移步换景镂墙花窗的长廊，来到临水而筑的“卅六鸳鸯馆”内，将自己多年来精心培育的兰花展示给朱德等人观赏……最后，朱德赠送了十盆兰花和一本《兰华谱》，据说其中那些叶如翠带、花似羊脂的兰花，都是从江西、福

建等地选出的优良品种。

踏进月洞门见过老安师傅后，终于看到了那本《兰华谱》。此书为16开繁体译本。编者系日本的小原流水，全书详尽地记载了200余种形式各异的兰蕙名称、由来和特征，间或穿插一些发现和培植过程中的花边趣闻及艺兰家赞誉的诗品，并附有图片与丰富

所以没育好，是因为没掌握它的生长规律。兰花的特性是“爱朝日，避夕阳，喜温暖，畏北凉”。书上还说，养兰要“四戒”：“春不出，夏不日，秋不干，冬不湿。”可是我不管春夏秋冬，常把它搬到阳台上去晒太阳，不论干湿寒暑，兴致来了就浇上一通水。而且兰花最忌烟熏熏染，我却把盆搁在厨房边……这样效果会好？根据此书提供的知识我不断摸索后，慢慢的，它的根部爆出了几尖新绿，接着便撑出了阔厚的兰叶。冬去春来，便满室幽香，清冽醉人。正如其间所载一首赞“春兰水仙瓣”的诗所说：“二月春风卷地香，天涯芳草任徜徉，寻得幽兰报知己，一枝聊赠梦潇湘。”

从此，每当有客来，总是对兰花赞不绝口，仿佛我初去苏州朋友家里一样，来过的朋友也开始爱兰、艺兰，许多人还把《兰华谱》借回去摘抄，吟诗作画，颂扬兰蕙的高雅品位，哪里有兰花盛会也会结群前往游园品赏。

兰花的IQ，在植物世界里是数一数二的。

拙政园访《兰华谱》

德咏

兰之恋

夜光杯